

上

金樹葉



苏叔阳 / 著

作家出版社

上

金樹葉



苏叔阳 / 著



作家

中，仿佛有朦胧的呼唤从叶中飘出。这或许就是将黄叶称之为“金树叶”的原因吧。

我还在路上行走，哪怕蹒跚，以至于爬行。我盼望迎接每天的日出，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鲜的。

2012 · 1 · 24

壬辰龙年正月初二

关于苏里	70
祭 亡 友	72
一瓣心香	74
像她那样生活与创造	
——追思陈颙导演	76
且慢唱《天鹅之歌》	
——读黄宗江的《空台赋》有感	79
不会忘却的师友	
——悼念黄宗江	81
他将活在历史上	
——忆萧乾先生	87
记住杨绳武先生	
——《杨绳武评传》序	90
田汉不死	98
不朽的田汉	100

节日·闲情

最美好的节日——春节	114
关于过年的闲话	118
春节过后谈爆竹	121
清明节的传说	123
端午节的文化意义	126
中秋节的家国情怀	129
“我是嫦娥”	131
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134
北京奥运已近在眼前	136
地球村的狂欢节	138
给奥运健儿减压	
——“我说奥运”之一	140
我喜爱姚明、刘翔的 N 个理由	142
受伤的鹰	144

平常心写出不平常的文章

——读《元戎百姓共垂竿》	146
--------------------	-----

韧性结出硕果

——贺《中国钓鱼》出刊 200 期	148
-------------------------	-----

闲话钓鱼	150
------------	-----

文化杂谈

浮华的世风与文风	154
----------------	-----

文化人的“寂寞”	156
----------------	-----

无文化的“文化学”	158
-----------------	-----

浅谈文化上的恶俗	163
----------------	-----

文化的混乱与重建	165
----------------	-----

寤斋琐谈

——关于文艺的是非	167
-----------------	-----

面对新世纪的中华文化	173
------------------	-----

关于中国文化的几句话	179
------------------	-----

以和谐文化缔造和谐社会	181
-------------------	-----

全球化浪潮中我们的责任	183
-------------------	-----

激情、理想、实践

——在中国人民大学 2011 学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187
---------------------------------	-----

爱祖国是人生第一要义

——致中学生朋友	190
----------------	-----

校园，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	192
---------------------	-----

写作对于作者的要求	195
-----------------	-----

让民族优秀的道德烛照未来	197
--------------------	-----

中国的学人应当是道德的楷模	200
---------------------	-----

我们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202
------------------	-----

高唱我们的国歌	204
---------------	-----

《国歌》是中华文化的“绝唱”	206
----------------------	-----

把我们的《国歌》记在心底	217
--------------------	-----

歌声在继续

——《中国读本》罗马尼亚文版序言	273
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	275
炎、黄与蚩尤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	277
“法门学”的兴起与新世纪的召唤	
——为《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而作	282

人在旅途

我和病魔一起“玩”

我是健康的病人

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就过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患有肾脏肿瘤，是在 1994 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参加了一个中央领导接待各方人士共度佳节的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刚开始还以为是糖尿病造成，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 CT 检查才知道我得的是肾癌，当时一下就蒙了，那年我 56 岁。有十天的时间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后来慢慢熬过了那段时间。

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黄泉路上无老少，6 岁、26 岁、46 岁、56 岁……多大岁数的人都有，赶上哪岁算哪岁，烦也没用。我活到 56 岁，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后门，二不靠投机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没有出卖过朋友，也没有欺负过弱小，心也坦然。毛主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听说是红烧肉，我尝过的好东西好像比他还多呢！他出过两回国，都是莫斯科，我没去过莫斯科，可去的国家比他还多几个！他也会“老”，况乎我这平凡的生命？这么想想，也就过去了。

后来我的肾癌出现了转移，转移到肺了。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晚会需要一个作家朗诵诗歌，他们选中了我。我在家排练节目时嗓子里咳出血，开始还以为是用嗓过度，后来才知道是癌症转移。不过那会儿我在思想上已经很积极了。准备开刀手术之前，

医生们研究具体手术方案是当着我的面讨论的。

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位骨癌病人，大夫说他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了。他说他想在这宝贵的半年时间里完成三件事：第一，他曾当过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他希望回去带领他的篮球队再拿一次冠军；第二，他希望去见一个朋友；第三，他想和妻子再做一次爱。也许我们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我很尊重他。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三个愿望。我在得病期间的心态和这个人有些相似，我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我的两位主治大夫告诉我开完刀后多少天可以起来活动，我就遵守他说的时间进行调养，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两位医生，他们让我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明白的过程中。

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二百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我每天都打针、吃药、做气功，日复一日，觉得生活特没意思，好像永远都是这些事情。今天吃药、打针、练气功是为了明天练气功、吃药、打针，这样的日子不如少而有质量的生活更有意思。1994年我做了左肾切除术，8年后，我的癌细胞转移到左肺，我又做了左肺叶切除手术。手术后，我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做功课。又过了两年我的脾脏里又有了癌肿，我又做了大剂量的放疗。我从未丧失对生命的信心。我照样快乐，该玩的时候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仔细想想，病对应着不病，就像假恶丑对应着真善美。假如没有假恶丑，你就不知道真善美是什么样的；假如不生病，你就无法体会健康的宝贵。我是在得病之后被选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头露面，有的人说，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还这么辛苦干什么？其实他不理解我，我不是为了出风头，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热爱生活。

一个生病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被病魔压制住。我有几个病友就是这样，其中一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就靠着墙哭，因为放疗期间，吃饭是很难受的。可我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

的沙沙声。还有杨树狗子在雨中坠地的声音“吧嗒”“吧嗒”，像是通知我：“嗨，来了，春天真的来了，不蒙你！”

我听着春雨的脚步声，想象着一地湿湿的杨树狗子，不知为什么竟会有湿冷的泪珠爬上了睫毛。从知道自己得了那个被认为是凶险之病起，我可是没掉过眼泪呀！我知道掉眼泪没用，病不怕这个。可为什么外头下起雨，我眼里却湿漉漉了，是春天惹的祸，它让我想从病床上跳起来去外头淋一淋。从今儿我当更喜欢春雨。

一夜春雨。清晨看看窗外，不是“绿肥红瘦”，而是一两点鹅黄翠绿蹲上枝头。那杨树叶子的小模样儿，真是喜人。一个个像涂了油的小娃娃，躺在摇篮里伸胳膊蹬腿儿。你们好哇小叶子？你们比花骨朵儿还受看，它们没有你们这份油亮亮。

当叶子像婴儿般攥着拳头的时候，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去经历一番大限的预演。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伴着剧痛，窗外又飘进滴滴答答的春雨声。这一回，雨打嫩叶，声音更好听，弄得我简直不敢呻吟，怕这呻吟搅乱了生命的乐章。

三天以后，在一片树影婆娑中，我被护士推着走过春天的树下，回到我的病房，歪头往窗外一看，好家伙，齐刷刷一排小巴掌似的杨树叶子在窗外招手，它们长得可真够发实。

Z医生告诉我，在那间病房的窗外，有一对筑巢的喜鹊，正在加紧工作。昨天晚上它搭起的第一根树枝让风吹掉了，可它们还在搭，今天一早，她看那鸟巢已经搭起了基础。

我忍住痛，一步步蹭向那间病房，去看望那屋里的病友。他和我一样，都招惹上同一病魔。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我也不便告诉他我是怎么了。蹭到他室里便硬挺起腰给他一脸笑意。为了看那对相亲相爱携手劳作的鸟儿，为了不让病友跟我一块儿痛，我只好委屈伤口。

噢，那可爱的鸟儿真不赖。一个接一个飞上飞下，衔来树枝在那枝丫之间。那可怜巴巴的小巢在风中摇晃，可是不敢掉下来。大概有半个钟头吧，它竟然加高变结实了，直到鸟跳进去只能看见它高昂着的小脑袋儿。这些小精灵真是了不得。

护总觉得不足、百般珍爱又怜惜的心。

第一次查出癌症时，我已过而立之年的长子正在恋爱。我今日的亲家，完完全全出于好意，催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赶快成婚，及早生子，好让我在有生之日看到隔辈人。这是祖传的观念，四世同堂之福我或许享不到了，但三世同堂却可以抓紧办成。想到我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指摸摸新生孙儿细嫩的皮肤，让一丝慰藉、满足的笑纹儿凝固在脸上，也是一种凄婉的美。那时，我必毫无怨尤地同这个世界告别。到今天，我依旧满含敬意地向我的亲家兄致谢。

可是，真怪，我竟在刀下活过来了，多年之后，尚无去意，那幅凄美的画面一时还不能完成。而我的小孙子已经渐渐长大了，他那活泼可爱的模样儿，让我心里漾起从未有过的幸福。

更奇妙的，是我的孙子竟然同我共一个生辰，都是10月13日生而为人。

他的预产期本是1996年10月9日。那时，我正破天荒地担任第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主任，在昆明被封闭起来，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我只好违纪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询问儿媳的状况。谁知这小子久久地不愿出生，违背了科学的预测，不知在等什么。13日上午，我在宣布了获奖名单之后，顾不上种种庆祝活动，就飞回北京，过我自己的生日（我已经有好多个生日不在家中过了）。谁知中午一到家，老伴（很不习惯这样称呼我的当家人）就高兴地告诉我：“你有了一个孙子，今天上午生的，他等着和你同一个生日呢！”我的心立即乐开了花。

祖孙共一个生辰，这种或然率不高，竟然让我赶上了，于是我觉得似乎冥冥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好像这个孩子是我生命的延长，他专等着这一天降临人世，是为了替我扯长生命让我再活泼几年，干出点什么事情来。他的父亲——我的儿子——和我共一个属相，我与我的母亲也共一个属相，三代属虎，而孙子又和我同一天过生日，这巧合或许是种福兆，真想请星相、命运先生有以卜之。

中国人的“活法儿”

本世纪 20 年代，英国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作巡回讲演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被全世界所采用，它将造福全世界。我们欧洲人未能如此。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斗争、开拓、无休止地变革，不知满足以及破坏。被引导来实施破坏的效率只能在毁灭中结束……”

罗素毕竟是一位哲学家，他看出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他以西方生活方式的特点来反证中国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这便是和平、和谐、渐进及勤劳、俭朴等等。这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整个社会被看做是家庭的延伸和扩大，在中国的伦理中，父子的血缘关系又是核心部分。所以，中国的家庭以父子为中心形成一个血缘关系小群体。一般的旧式大家庭是所谓四世同堂或三世同堂。二世同堂者已经带有新式家庭的味道。所谓四世同堂，便是父母、子媳（或女、婿）孙子、媳、曾孙子、女。还有的子、媳，因兄弟姐妹众多，而分出不少分门别户，但也在一位父亲的统帅下和合而居。巴金的《家》曾揭露了旧式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这种大家庭有许多丑恶、狡诈、欺骗。但从理论的层面讲，这种家庭原本是为了体现“和”与“序”的观念，所以，无论在实践的层面上有多大的弊病，许多人还是宁愿要维护这种大家庭。

“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认为“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家庭是个小社会，只要家庭和睦便是社会安定的保证。直到今天，温馨、和睦的家依旧是绝

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基本的人生要求和理想。“宾至如归”，这句话之所以有感染力就因为家庭在中国人心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只在西方有魅力，中国人对当“上帝”几乎提不起兴趣，不如“顾客是亲人”，更符合中国人的心态和习俗。

在中国的家庭中，处处体现着“序”，体现着传统的道德观。每个家庭成员都担负着几种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为父母者，同时又是先祖的晚辈，是人之夫、之妻。因此，要给晚辈树立敬老、爱幼、抚育幼小、相爱相亲相敬的榜样。同时，他们又是社会人，还要表现出敬业、勤劳、谦虚、自爱自立、善于持家、坚守信义等等优良品德，才能培育出好子女和模范的公民。因此，家教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少调失教”“缺乏家教”自古至今都是对一个中国人极大的轻蔑。

“序”即秩序、等级、差别以及体现它的道德准则，其目的是为了“和”。造成一个既缅怀祖先，慎终追远，又重视现在，爱护幼小，其乐融融，温馨可亲，团结和睦的家庭氛围。所有破坏这氛围的言行都被视为悖逆，这样的成员要受全体家庭成员的责难。中国人强调每个家庭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和作用，要求全体家庭成员的协调一致。这虽然有点不太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却也为走上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中国传统哲学从来重视整体，认为人群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应该如自然界一样和谐。所以，这种强调人与群体之关系的观念还是应当加以发扬的，尽管我们也应当吸收西方关于个人独立性的观念。但过于强调个人，则容易造成家庭的解体。在目前阶段，大家庭的解体虽然已成事实，但二世同堂小家庭夫妻相处的二人家庭解体还远没有成为趋势。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还是保持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必要。因此，治家之道，还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尊老爱幼，“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中国家庭，被西方人所钦羡。中国人阖家团圆吃饭的场面，以及那场面所流露的温馨气，一直是西方游客最感兴趣的。他们极愿意也成为这场面的一员，享受人间的亲情。中国人所表现的东方式的浓浓的亲情，是

一切因袭的新……新什么呢？没有中国老味道的中国？这可真难。

设若稍微换个想法呢？想到中国毕竟活了几千年，眼下还没有立刻断气的迹象。几千年都靠中国文化活命，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值得肯定的东西？扶正祛邪。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该扶该固该发扬的正气？！不是碎片儿、不是假货，是足令人长志气的玩意儿？要是砸了它，都弄成碎片儿，现成的东西人家又不给咱们，怎么办？上吊，抹脖子，或者跟人家走？人家要不要哇？十二亿叫花子，归了哪国，哪国也养不起。不信，咱问问风流总统克林顿，十二亿中国人扔了中国文化的破碗，捡起您的咖啡壶，您管饭不管？说是说，要是玩儿真的，克氏绝对不会赏你一个大子儿。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当抱“扶正祛邪”的态度，不要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见了孔夫子仨字儿就气不打一处儿来。甚至认为全中国都不行，都吃了迷魂药，就是自己明白。中国文化中有一条尊师重道。天天受学子的崇敬享受中国文化的好处，所到之处皆高车远迎，却天天挖苦中国文化，真不知道是怎么档子事儿！

中国文化当然有不是。不然，怎么会让人家侵略呢？可话又说回来，他们凭什么就该侵略中国呀？因为中国妇女当初裹小脚，就得由西方大炮来解救？歌颂小脚当然混账，歌颂西方的战火烧掉中国裹脚布也未必高明。我认为，研究中国文化要正反都看看，该扬的扬，该弃的弃，这才是对的。

还有，从历史的本真出发，得出一己的感慨，无论是忧是喜，是对还是错，方法总是对的。要是先有感慨，再拿感慨往历史上靠，抻出一个算一个，抻不出来就硬解释一番，似乎不老对头，有点儿本末倒置。即令是宙斯，他的感叹也未必都准确。他弄乖张的地方不少，希腊神话中都有记载。万神之神还如此，况乎人？！

史学与文学有关，又有别。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当文学作品读，可以当大范畴的文化散文、纪实文学、文化随笔的范文来读，大约可以算今人之先师。但庄子漂亮的文化散文、随笔却不能当史学来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风云际会的人物

不明白这道理，将庄子的一篇《盗跖》当做信史，用跖的话把孔子批个“体无完肤”。那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这风气也该过去了，不会再把没有庄子般漂亮，也没有庄子那样上下纵横思绪的散文当史学作品来看的了。哦，庄周属于旧的早该风化成斑点的残物。可它依旧闪光，真实的世界很无奈。

换个想法吧，搜寻一下中国文化的长处，说不定会发现我们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本钱，还能在下一世纪再显现一次辉煌。

1998. 10

故乡杂忆·我小时候

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按照现在的习惯就算是保定人。现在人们已经不谈什么籍贯了，有的连籍贯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我的籍贯即“老家”是河北深州。

宋代的大诗人苏轼的籍贯是河北赵州栾城，离深州不远。按照现在的习惯，我也应当死拉活扯地跟苏轼套近乎，硬说自己是他老先生的第几十代孙，好去唬人。不过我想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说不定还会让苏轼的真后人揭露骗局，弄一身臊。现在这种事不少，我不打算凑热闹。

我生在1938年旧历八月二十日，刚刚过了中秋节，月亮还来不及完全消损，人的生活却消损了许多。因为保定是沦陷区，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故乡的山河。我生而为亡国奴，在失国的忧愤中长大，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得隔我家向北六七个门，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经常在半夜里传出惨人的惨叫声，让幼年的我惊醒，躲到妈妈的怀里。保定原是个繁盛而安详的小城，清澈的府河从南关流过，双舸的大船顺流而下，直达天津；京汉铁路从西门外伸向北京。这水陆码头，外加悠远的历史，使她成了华北平原上一座文化古城。人口不多，也就8万至15万人的规模。文盲很少：省政府、市政府的公务员，自然认得字，不然连“等因奉此”的公文也无法摆弄；报馆、电台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是文盲；还有三所大专学校，教授、大学生，水平当然远超于文盲；（如今，保定的两所大学仍然是全国著名的学府。）至于中学、小学，数量、质量都在河北省的前列；此外还有数目可观的工商业者。无论行商、坐商、工业主多多少少得识字、会算账。这些人加在一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文盲只能在旧军人、家庭妇女、仆人、

一样被奉祀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不过我敢说，从日寇铁蹄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没有多少人喜欢他的，他将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是肯定的了。

1944年夏，我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一队日本宪兵牵着大狼狗沿街巡行，一条狗忽然向我扑来，在我的左脚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顿时鲜血如注，日本兵笑笑，抓了些糖果扔下，走了。妈妈急忙抱起我跑到小医院急诊。还算好，脚没有被咬断，只留下一个长长的疤，让我至今耿耿于怀，让我再没办法打破100米跑奥运会纪录。这一次的被狗咬给我留下几十年的心理阴影，只要听见狗叫，我就头皮发麻，浑身发紧，按照法律，日本宪兵应当赔偿我身心的损失。当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古城飞扬的时候，人们笑着、流着兴奋的眼泪，又唱又跳，提灯游行。白天，人们兴奋地传告：中国军队要来了。几天后，一个细雨纷纷的上午，我和同学们踩着烂泥从车站旁迎来穿着灰军装的部队。那高兴今天依旧在心头翻滚。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那光复故乡山河的部队是八路军。

1998.4